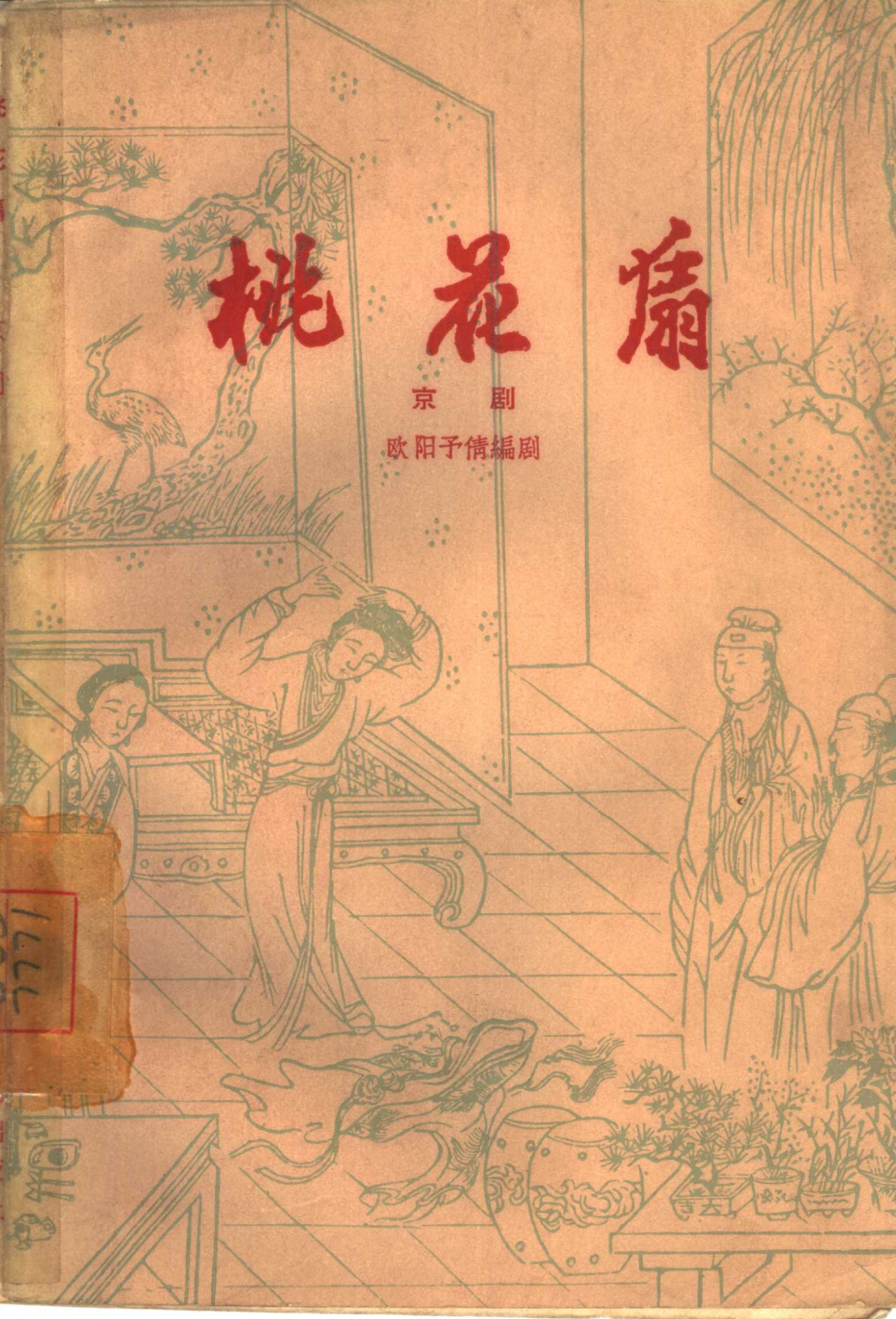


桃花扇

京 剧

欧阳予倩編劇



桃花扇

(京 劇)

欧阳予倩 編劇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0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经营许可出字第001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0.228字数41,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frac{1}{4}$ 插页1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册

定价(7)0.25元

序 言(一)

1937年初冬，抗日戰綫南移，上海淪陷，我怀着滿腔忧憤之情，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時間把《桃花扇》传奇改編为京戏。仅仅演出兩場就被迫停演了。我那个剧本，依照孔尚任原作的故事輪廓，采用了其中的主要情节，只借以发抒感慨，並沒有、也不可能仅忠实于原著作为一个古典剧作的翻版。我毫无顧忌、不拘格律、一气呵成把剧本編出来，排了不到三天就匆匆忙忙搬上了舞台。作为一个历史戏，作为一个艺术品当然很差，演出也很粗糙，但当时观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

我突出的贊揚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輩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給了几棍子。当时有不少那样的知識分子，看着局势大变，便左右搖摆，大發揮其两不得罪的处世哲学。我看楊文聰一面跟复社少年作朋友，一面追随阮大鍼、馬士英，我便借他来諷刺那些两面派的人物。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鎮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惟恐落后。至于阮大鍼、馬士英，原是魏党的余孽，

那就更不足道了。

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候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象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而且有些地方可能过于夸张，整个的看也有些风格不够统一。及至1939年，我把它改編成桂戏，在桂林上演的时候，曾經加以某些刪改，但也曾根据当时的一些感想有一些补充：特别是对知識分子的軟弱动摇敲起警鐘；对勇于內爭，暗中勾結敌人的反动派，給与辛辣的諷刺。这个戏在桂林曾經轟动一时，最后被明令禁演。

1946年12月，我和新中国剧社到了台湾，最初演出了三个戏：《郑成功》、《牛郎織女》、《日出》。此后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节目，大家認為最好演一个历史戏，就讓我把《桃花扇》写成話剧本，我就躲在一个有溫泉的旅館里，用十天工夫把剧本改好，排了七天，演出了四場。話剧本跟京剧本不同的地方，除了結構和形式之外，主要的是尽管字里行間反映了对国民党、对蔣介石的反动政治的反感，把它們当作暴露和諷刺的对象，但影射时事的痕迹不如京戏本那么显明。作为一个历史戏看，当然也还是很不够。

現在这个演出本，照初稿又經過好几次刪节和修改：尽可能截掉了那些当时認為必要的暴露和諷刺的对話，一則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再則戏太长不能不割爱。照現在这个演出本，如果把整个的节奏加快一点，三个

半小时能够演完——一般的說似乎还长一点，一个戏能在三小时以内演完最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戏很难再加删节。本来我想把第三幕第二場刪去，也曾这样做过，只是弯轉的太急，看上去不舒服、也不接气，只能保留。原来阮大鍼定計收买侯朝宗的一場，地点是在阮大鍼家里，那样比較合理，在我的剧作选集中仍保留着另外一場的形式；在演出本中根据苏联专家列斯里同志的意見，把这場戏改在文庙前演，就戏而論是紧凑一些，也能节省時間，作为話剧这样也好。

对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似乎也不妨談談我的看法。李香君，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在秦淮的歌女中，她比較美貌多才，因此很有名气。当时的王孙公子、富商巨賈傾慕她的当然不少，她的媽媽把她当宝贝，她自己也不免高自位置。她可能从評書、鼓詞和小說当中知道一些談忠說孝的故事，而在明朝当时，权傾天下的奸臣无恶不作，許多忠臣义士被陷害、遭屠杀；貪官污吏到处橫行，老百姓求生不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尤其下层民众感受最深。过去妇女是被压迫的，歌女尤其被人賤視。香君是一个聪明、伶俐、善良、性情高傲的女孩子，就她的所見所聞和她的遭遇，至少她不能无身世之感。她的两个師傅柳敬亭、苏崑生又是那么富于正义感——宁愿餓死不做奸党的門客——她不可能不受他們的影响，因此李香君的憎恨奸臣傾向忠义，是有社会根据的。作为一个娇生慣养的女孩子，最初看

起来她不免有些任性，但經過几次切身的变动，她的意志变得格外坚强了。侯朝宗的被迫逃走，她被逼嫁田仰，把她逼到絕望的地步，使她打定主意以死相拚。

“賞心亭罵筵”一場，她是沒打算活的。

有人說：一个歌妓怎么会那样慷慨义烈，是不是夸张过分一点？也可能。但是歌妓也是人，是被残酷压迫的女性，不能說她們就是天生的贱骨头，不能說因为她是个歌妓就應該剝夺做人的权利。一个歌妓要求做人，想要打破樊籠跳出火坑，得到最起碼的人的待遇，我們应当同情她，鼓励她，不應該以为是妓女只能被贱視便根本与以否定。当然李香君是比較特殊的一个。有些明朝的遺老，綉着李香君的象挂在家里，可見对香君的推崇，这也并不是偶然的。

香君跟侯朝宗的相爱，也跟一般的一見鍾情不同。一个歌女就等于一种貨物，对选择丈夫是沒有自由的。李香君深深知道，她可能被卖去做一个老商人或是一个老官吏等等的姬妾；也可能終生流落江湖。想不到遇見侯朝宗，年輕、貌美、多才、有文名、象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他又是那样傾慕她，对她有出于眞誠的爱，她不能不感到十分滿足而以身心相許。不管怎么样，她决心和他同患难共生死，充分表现出女子的痴心。所以只要侯朝宗有一点困难，她就拚命去帮助他；只要有誰伤害了他，她必定以生死相爭；他是她的驕傲，她的希望所寄托，如果他叫她失望，她只有死。

侯朝宗是一个貴公子，很有文才。他到南京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多岁，那时他父亲侯詢正被誣下獄，他胸中充滿了憤世嫉俗之情，为家为国，他也有想做一番事业的抱負。可是他虽有一股热情，也和其他娇生慣养的公子王孙一样沒有經過任何鍛炼，便显得十分脆弱，他就上了阮大鍼的当，几乎不能自拔。幸亏由于香君和陈定生、吳次尾等的帮助，他对阮大鍼才沒有妥协。此后在离乱之中他还是經過不少挫折。可能他是經不起考驗，清朝进关以后，为着他的家和他父亲的安全，他到順天乡試去应举，在他看是不得已的，他的内心不能沒有痛苦，可是以他那样久負才名的飽学青年，主考官却不讓他及第，給了他一个副榜，这很可能是有意給他下不去。我認为侯朝宗还是有正义感的，他的心是善良的，可是两朝应举的事，在当时却失了人望，看张船山的詩“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說李香”，就有不胜惋惜之情。我想李香君爱侯朝宗还是沒有爱錯，在她可能接触到的許多人当中，侯朝宗可能还是最好的一个，后来对他失望、責备他，也正为对他的爱特別深厚，香君的悲剧也是侯朝宗的悲剧。他以忧患余生不到三十八岁就死了。

我在京剧本和桂剧本里头对楊文聰的描写不免有些过分的地方，抗战时期借他諷刺两面派的人物，也就不暇推敲。改話剧本的时候，对这个人物我也曾反复研究过一下。根据明史楊文聰传和其他一些不同的記載，感

覺這個人的性格不是很單純的：他能畫、能詩，語言舉止都很漂亮，的確是一個風流名士。他做過一任縣官，被人告他貪污，免職，他就到了南京，以詩畫自遣。他和復社少年侯朝宗、吳次尾等還有當時一些有名的青年文人做朋友，同時他和魏忠賢的黨羽阮大鍼來往很密。及至崇禎自縊，他的妻兄馬士英等擁立福王，他跟阮大鍼同時復用，身任要職，一時朝廷大權，掌握在阮、馬、楊三人之手。及至清兵大舉渡江，偏安之局解体，老百姓首先把他們三家的房子燒掉了。據記載馬士英賣官鬻爵，多由楊文聰經手，可見老百姓把他跟阮、馬一樣對待也並不是偶然的。南京失陷以後，一說他由浙江到了福建，他的兒子和唐王從小是朋友，唐王自立，用他為兵部侍郎。清兵來了，他帶著全家跟孫陵的軍隊一同撤退，路遇清兵，被殺。又據明野史附錄，《魯監國載略》說：兵部侍郎楊文聰，己酉復過蘇州，取庫銀二十萬同田仰居山島中，曾遣兵四百載幣物獻清貝勒，貝勒盡殺之，後楊為田仰所賣，被清兵圍攻死亂軍中。這和《明季稗史初編》所記略同。一說楊文聰被清兵擒獲，勸降不從，清兵并其子鼎卿同斬之。因此有些人對他的看法是這樣：他是一個與藍瑛等齊名的畫家，他是一個殉國者，所以對他生平的某些缺點是可以原諒的；也有人認為他跟着擁立福王也不過是以為國家不可一日無君的意思，並無愛于阮、馬；有人認為他之為人，精通中國士大夫間傳統的處世哲學：不即不離、無可無不可。他

取着两不得罪的态度，不管东风压倒西风也好，西风压倒东风也好，他可以屹然不动、左右逢源，事实上还是热中利祿，倒在阮大鍼、馬士英一头。他表面敷衍复社少年，心里并不以他們为然，就个人的利害而論，他和阮大鍼相結納，阮大鍼能够复官，他复官也就比較容易，所以他处处要替阮大鍼帮忙。我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照孔尚任的《桃花扇》，撮合李香君和侯朝宗的是楊文聰。照侯朝宗写的《李姬传》說，替阮大鍼送錢給他的是“有王將軍者”，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也可能和楊文聰撮合是两回事，似乎难据以反駁孔尚任。楊文聰被清兵所杀，我們不能当他是失节之臣，但也决不能因此而說他帮助阮大鍼是对的。

李貞丽这个人物在《桃花扇》原作当中并不出色，照侯朝宗《李姬传》的說法，她是一个很豪爽的女人，賭博的时候一擲千金无吝，这也不能說她怎么了不得，以前我也沒有付以性格，最近的演出，我把她处理成一个通达世故而又很慈爱的媽媽。

郑妥娘这个角色我是加过工的，在戏里派了她很多用場。她的性格比較鮮明，她以很有风趣的談吐，諷刺了当时一些人物。

柳敬亭、苏崑生这两个乐工，都是有主张、有气节、富于正义感、善良可爱的人物，可是他两个人的性格并不一样：苏崑生似乎比較渾厚，思想也比較單純；柳敬亭比較爽朗思想比較深刻，看問題比較尖銳。还有

就是苏昆生貴于幽默而帶感伤的情調，柳敬亭便經常把憤世嫉俗之情从他的說唱和言談中有力地表达出来。

我对以上所提的几个人物就是那样处理的。同时我想到两个問題，一个問題是历史戏与历史的关系；再一个問題就是如何改編古典戏。这两个問題詳細討論起来可能要占相当的篇幅，我在这里只想就我所能体会到的簡單提一提。

我觉得历史戏究竟是戏，不是历史，对于历史事件，我們可以根据当时的經濟、政治、人民的生活状况、阶级关系等来求得比較正确的看法。但是現存的史料不管是正史、稗史或是小說筆記之类，却很难說哪一个記載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尤其关于某一个人的記載，那就出入可能更多。例如“史外”說侯朝宗南来携带万金，我就認為这是不可靠的，这一类不甚可靠的記載，就是現代也很多。所以写历史人物，只要把那个人物的思想見解、生活态度，社会关系写得适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不至违反历史。至于把这个人物描繪成怎样的形象，那是可以根据作者的見解来处理的，分寸是可以由作者来掌握的。

写历史上的大人物，說明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这是一种性質的历史戏；象話劇本《桃花扇》写的主要是几个平常人，企图通过他們反映南明时代人民的感情或者仅仅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寄托，都无不可。但戏只能当戏写，为着戏里的需要，适当的

配备一些人物来说明问题，并不是对每个人物的生平事迹都要作全面的交代。我写《桃花扇》京剧本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戏，就是改写话剧本的时候，也没有把历史戏这个概念放在心上，我只是想到那里写到那里。当时如果我想作为作为一个历史戏应当怎样写，可能我就会有很多顾虑，难于下手，至少也决不能脱稿那么快。我写的只是戏而已。我写京剧本的时候手边放着孔尚任的原作，曾经不时翻阅一下，可是京剧本写成后，和原作大不相同，如作为介绍原作而从事改编，那我的剧本未免唐突古人。话剧本也和原作不同，不仅是中心思想，人物的处理，就是情节也有所改变，因此不能算改编本只好算我的作品，粗劣之处我应自负其责，我常想我们的杂剧和传奇，有很多极为优秀的作品，要把它们搬上今天的舞台，需要加以整理和改编，那就必须尽可能保全原作的精神，忠实地使其再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想这和根据原有的情节改写也并不矛盾，剧作家不妨有选择的自由。我这样想，不知对不对？

欧阳予倩 1957年6月26日于无锡大箕山。

序 言(二)

《桃花扇》京剧本的初稿是抗战初期(1937年冬)，上海淪陷的时候写的。那时上海所有的劇場都停演了，勉强凑了几个錢借一家戏館湊合演出了。当时只为借題發揮：一面抗議日寇的侵略，一面对蔣介石的假意抗战实行不抵抗給与了严正的揭露。例如借刘泽清的口說：“装出要打的样子就行，倘若当真去打，把自己一点本錢打光了，将来怎么对付別人？”我最恨那些只想两不得罪、毫无立場的知識分子，而在国难时期有許多經不起考驗的就現了原形，不能不与以无情的諷刺；反而平日被視為賤民的如李香君、柳敬亭等却表现出凜然的气节，对她們不能不与以高度的表揚。

这个戏曾經一度修改以桂戏的形式演于桂林，最后被国民党的审查机关禁演。1946年冬我同新中国剧社到台湾，把它改成話剧，删除一些对外的部分，加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統治的諷刺，只演兩場就停止了。1947年夏在上海重演，因剧社被迫害停演。

解放后这个戏的話剧本收在《欧阳予倩剧作选》內于1953年出版。現应中国京剧院的要求从新整理成京剧

本，关于这个戏的人物处理，我曾經在話剧本的单行本的叙言里写下了我的看法，現将原序附于卷首以供讀者参考。到現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李香君、柳敬亭、苏崑生、郑妥娘这些爱国艺人是可爱的。有些人，象楊文聰，尽管会画，侯朝宗尽管会写古文，我不欢喜。当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但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看他們，也不能不为他們惋惜。

这个戏作为旧节目演演我想也还可以，作为今天所要求的历史戏就显得很不够。在过去曾把这个戏当作对敌斗争的武器，也多少收到一定的效果，原作很长，此次大量加以刪削并作了若干修改；我想，作为今天所要求的历史戏当然不够，作为旧节目演演也还可以，若說有唐突古人之处，所不敢避也。

歐陽予倩 1959年3月

人 物

阮大鍼	陳定生	吳次尾	秀 才 (四人)
侯朝宗	楊文聰*	柳敬亭	阮 升
李貞麗	小 紅	苏崑生	鄭妥娘
卞玉京	寇白門	李香君	軍 卒
馬士英	家 丁	太 監	差 人 (二人)
	中軍官	秘書丞	難 民 (四人)

第一場 文庙前

吳次尾 (內叫) 打奸賊! (众和之) 打阮胡子!

阮大鍼从文庙中狼狽地走出, 許多秀才追着打他, 其中
为首的陳定生、吳次尾、侯朝宗。

阮大鍼 啊呀, 他們追上来了!

吳次尾 哪里去! (同陳定生等上, 抓住阮大鍼) 你可是阮大
鍼?

阮大鍼 正是下官。

吳次尾 你別号叫圓海?

阮大鍼 是的。

吳次尾 人家叫你阮大胡子？

阮大鍼 那隨便他們。

吳次尾 你是魏忠賢的干兒子？

阮大鍼 隨便你們說。

吳次尾 你陷害了許多東林黨的朋友。

阮大鍼 沒有。

陳寔生 你还陷害过許多復社的朋友。

阮大鍼 沒有。

吳次尾 你也讀過詩書，為何不自愛惜，去趨炎附勢，作了那魏忠賢的干兒義子，便幫着那奸賊，對外賣國賣友，對內陷害忠良，許多愛國的青年，死於你手，你还賴么？

阮大鍼 想你們反抗朝廷，倘若不是我從中設法，恐怕你們這些秀才們，都要抓去殺頭呢。我念在斯文一脈，便不顧旁人笑罵，保全你們，想不到你們恩將仇報，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們這班亂黨是纏不得的。

侯朝宗 住口！想你乃是无恥小人，狗仗人勢，殺害了我們許多朋友，你还自鳴得意。如今逆賊魏忠賢已死，你的冰山已倒，你就該隱姓埋名，閉門思過，誰知你还在家中養戲班，養歌女，用來巴結官府，要想聯絡當地的紳士，恢復你的勢力。你还敢公然到文廟中上祭。至聖先師要你这奸賊來祭么？你还敢大言不慚，還罵我們是亂黨。阮胡子啊，阮大鍼，我把你这无廉下恥的賊！今日到此你还敢怎么样么？

众 我們打死这奸賊！——打、打、打！

侯朝宗 奸賊啊！（唱西皮搖板）

奸賊行事真可恨！

吳次尾 （唱）无廉下恥不象人。

陈定生 （唱）今日正好洩我的憤。

侯朝宗 （唱）冤家見面不容情。

陈定生 （唱）拳头之下要尔的命！（打阮大鍼。）

楊文聰上。

楊文聰 （唱）来了排难解紛人。

諸位仁兄且莫动手，听我一言！

阮大鍼 龙友兄救命啊！

陈定生 你是何人，敢帮这奸賊說話么？

楊文聰 非也。小弟楊文聰，与这位侯世兄朝宗，这位吳世兄次尾，都是朋友。今日見諸位在此大动公憤，責打阮大鍼，諸位仁兄，疾惡如仇，小弟十分佩服。不过在孔子庙前，倘若将人打死，恐怕有許多不便。君子不为己甚，圓海也是聰明人，諸位仁兄，就不能与以自新之路么？

侯朝宗 好，念在楊兄講情，饒他这次，放他走吧！

吳次尾 便宜了这奸賊！

陈定生 快去！从此不許再来！

众 呵呵。

阮大鍼下。

侯朝宗 （大笑，唱）